

# 天坛小唱

肖复兴

好久没有来天坛了。伏天里的天坛,早晨凉快些。特别是在二道墙内的柏树林里,每一棵树浓密的叶子,都会遮下阴凉,吹来清风。在柏树林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最是惬意。

忽然,听到一阵板胡的声音,伴随着有些嘶哑的歌声传来。细听,不是歌,是大鼓书。说准确点儿,也不是正经的大鼓书,而是有那么点儿大鼓书的味儿。显然,属于自创,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在天坛,这样的主儿有的是,已成天坛一景。

循声走去,见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坐在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边拉边唱,身边坐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太太,手里在择茴香,大概是刚从菜市场买来的。前面稀稀拉拉围着几个热心的听众,津津有味地边听边议论。老爷子是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低头拉着板胡,摇头晃脑唱了一段又一段,不管观众少得只有这么可怜的几位,权且把面前一棵接一棵密密的柏树都当成自己的观众。

我听到的是这样一段:  
跟着老婆子,整天瞎瞎转转。  
转完了那红桥,又来逛天坛。  
先去了回音壁哟,再登了祈年殿。  
转了一大圈哟,出去吃早点。  
出了那东门哟,有家小吃店。  
来碗豆汁儿喝,就俩那焦圈儿。  
豆汁儿那叫烫哟,焦圈那叫圆。  
再来张糖油饼,那叫一个甜。  
吃完了回家转哟,该到了吃午饭。  
晌午饭吃个啥呀(念白)?  
——来碗打卤面。

卤要自己做哟,面要自己擀;  
面要擀筋道,别忘了搁点儿盐;  
卤要多搁肉呀,可别那么咸。  
老婆子一通忙哟,围着那灶台转。  
我要看看报哟,看看疫情还有完没有完!

那边老婆子可不干了(念白),冲我大声喊:  
别在那儿养大爷,快给我剥头蒜……

唱到这儿,唱完了。听众虽不多,但很热情,余兴未尽,纷纷问他:完了?他点头说:完了。  
这不像是完了呀,怎么也得得个尾吧?  
都剥蒜去了,还怎么结尾?再唱,我就成了大头蒜了!

他笑了,看看身边的老太太,老太太不理他,手里忙着择茴香,抿着嘴也在笑。有人打岔说:今儿中午不吃打卤面,吃茴香馅儿饺子吧!大家乐得更欢了。

我听出来了,完全是想起什么唱什么,一会儿唱,一会儿念白,一会儿是老爷子,一会儿是老婆子,有人物,有情节,完全是即兴式的说唱。不过,说实在的,曲子很单调,就那么一个调儿,老驴拉磨似的来回唱。但是,很容易让人记住,而且,唱得真是好,这词信手拈来,水银泻地,一点儿奔儿都不带打的,唱得那么接地气,烟火气十足,能听得见葱花炆锅的香味儿。如果和那帮抱着吉他唱民谣的歌手相比,比他们还要有滋有味、有趣有乐、有幽默。

我走过去,对他说:老爷子,您够厉害的呀!这小词儿编的,一套一套的,快赶上郭德纲了!  
他一听我这么夸他,非常得意,对我说:今儿碰上行家了,您要认识郭德纲,赶快推荐推荐我,我唱大鼓书、太平歌词,现编现唱,开口脆,没问题!

我对他说:现编现唱,您这手最厉害。您看您能不能给我现编现唱一段?

旁边的人有嫌还不够热闹的,起哄让他再来一段。他倒也不客气,立刻操起板胡,张口就来——

这位把我夸呀,不住把头点。  
我心里乐开了花(念白),  
再来一小段啊,谢谢您赏脸。  
活着不容易,死了也是难,  
不容易也得活哟,不能总拿拉个脸,  
谁也不欠你个钱(念白)。  
您要牢记住哟,笑比哭好看。  
您还要再记住哟——  
在家千日好哟,出门一时难,  
家里有个宝哟,她是你老伴儿,  
她能给你解个闷儿哟,还能陪你到处瞎胡转,  
她能听你唱得跑了调哟,还能给你做顿热乎的饭,  
——这个最关键!

唱到这儿,他用琴弓指着我的鼻尖点了点,然后,收弓站了起来。老太太把择好的茴香装进大花布包里,把择下的烂头败叶装进塑料袋里,也站了起来,笑着用拳头捶了他肩膀一下,说了句:成天就知道瞎唱!也没见你唱成个歌星,给我换俩钱儿花!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看着他们俩儿一前一后相互跟着,很享受地走远。老太太背着的花布包,像一朵盛开的大花,追着他们身后转。

# 拙妈炖肉

段锡民

处小半年对象了,这天傍晚,姑娘小杨约见男友刚子,突然提出跟他分手。刚子有点儿蒙了:差哪儿啊?能给我个理由吗?小杨摇摇头淡淡地说:这时候再说啥,还有意义吗?咱们和和气气地吃个分手饭吧,以前都是你请我,今儿我付账,地方你选。垂头丧气的刚子小声说:去“咱家”吧,新开的,听说那儿的拙妈炖肉不错。

“咱家”饭铺开在一个小胡同里。只有40来平方米的一个筒子间里,靠里摆两张圆桌,各配8把椅子,靠外是4张方桌,各配4把椅子,桌面都铺着洁净的白桌布。二人到时,6张桌上已热气腾腾,食客坐满,没有空位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服务员跑过来,陪着笑脸说:抱歉,客满了……等等可以吗?刚子拉小杨坐到门前的石桌旁:好,等!我们有时间。女服务员忙里偷闲给他们端来了两杯热茶。

直到胡同口的街灯都亮了,才有桌子空出来。喝着茶又等了近20分钟,俩人终于吃上了“拙妈炖肉”。炖肉果然名不虚传,满满的一大海碗,酱红色肉块勾人食欲,诱人的香气更是“嗖嗖”地往鼻子里钻。也许是真的饿了,米饭配炖肉,加上一盘韭菜炒豆芽和一盘酸辣可口的拌土豆丝,荤素搭配,吃起来真是香极了。

俩人本来就觉得无话可说,埋头吃起来更没话了。“喂,服务员,来一下。”还是刚子打破沉默,喊了一嗓子。女服务员赶紧放下手里正择着的菜,跑了过来: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刚子笑笑说:没啥需要,我只是好奇,想问问这么好的炖肉为啥叫这么个怪名字?

哦,这个啊,女服务员绽开笑脸:首先是实惠,这么一大



插画 胡文光

碗,光肉就用二斤,你想啊,当妈的给孩子炖肉,可不就是这样实心眼吗?其次呢,这个当妈的是普通的农妇,心不灵手也不巧,所以肉块切得不整齐,大的大、小的小,还有的连刀,没切开,算是个“拙妈”了。

刚子用筷子拨一拨,还真是,肉块大小不一,还有的似断非断地两块连在一起,甚至是三块连在一起。为啥切成这样呢?女服务员接着说:其实是有意为之啦,因为有人吃肉喜欢吃大块,有人喜欢吃小块,有人喜欢吃肥瘦相间的,有人喜欢吃纯瘦的,大小、肥瘦搭配,正好满足不同食客的需要,想吃啥样的都有。

有道理,小杨也插了嘴:你这么一解释,这名还真恰如其分呢,味道也好,你家厨师手艺不错啊。

啥厨师?我老公掌勺,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夫妻店啦,女服务员向隐在屋后的厨房瞄了一眼:我俩大学读的是经济管理,可他爹跟我妈,两家人病人,儿子刚6个月大,我们不能远走,咱这小城工作又不好找,我俩无奈,只好赶鸭子上架,开了这小店。

那这手艺,跟哪个师傅学的?根本没拜过师傅,都是他妈我婆婆教的,您没看菜谱上都是家常菜吗?高档点儿的,

我们还真不会弄。  
这炖肉就蛮高档嘛,一招牌,就能吃遍天喽,其实你该申请个专利,刚子开玩笑说:不然旁边的饭店见样学样,也弄个拙妈炖肉、笨爹炖肉什么的,你们不就凉凉了吗?

不用专利,女服务员“咯咯”笑了:这肉别家不会炖,也炖不了,知道为啥不?因为原料特殊啦,我家的猪肉是特供的,我婆婆自家养的猪,不喂饲料只喂粮食,一年多才出栏。  
哦,原来是“特供肉”,怪不得这么香……那你们可亏了,刚子夹起一块肉冲着灯光看:这么一大碗,咋只卖38元呢,48元也值啊。

这个炖肉的确不挣钱,女服务员点点头说:可别的菜挣钱啊,比如这盘豆芽、那盘土豆丝,还有酒水,另外,有这个便宜的招牌菜,回头客也多了啊。  
岂止多啊,你这儿简直是火,火得一塌糊涂了,刚子歪着火问:除了拙妈炖肉,你们还有啥秘诀吗?

秘诀?说有也有吧,可讲出来有点儿不好听,你们若不信罪,我就说。

恕你无罪,说吧,刚子又开了句玩笑,他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女服务员又向厨房瞄了一眼:秘诀也是我婆婆传授的,她说,你俩若能把每个来吃饭的客人当成自己的闺女、儿子,实心实意地待人家,饭铺一准儿生意好。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刚子低下头,不再问话。

女服务员走开了。俩人又沉默了大约两分钟。小杨突然开口了:一会儿,这顿饭钱还得你结啊,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有,周末咱回鸡爪洼,去看看你妈。

# 马蔺花开了

(外三首)

赵真华

纤细的叶子  
打成一个小结  
缠住40多年前的痛  
那天  
她娘家的天空是白色的  
在白色的人影中  
她越走越远  
只有井台边的那丛马蔺花  
依然是旧时模样  
还有蹲在一旁的小女孩儿  
嘴里叼着马蔺笛儿  
轻轻地吹着蓝色的忧伤

# 麻雀

昨夜雨  
在鸟鸣中悄悄地睡去  
屋檐下的雨滴  
稀疏地落到荷花缸里  
那条离开小河的鱼  
静默在雨滴的漩涡中  
在孤独中蝶变  
一只麻雀落到电线上  
嘴里叼着小虫子  
使劲儿地抖落羽毛上的水  
我蓦地发现  
麻雀的身形  
不再是三月的丰满和美丽  
而是消瘦和疲惫  
我看见雀窝里露出的黄嘴丫

# 稻谷

稻谷站在田野里  
不仰山的高度  
自顾低着头汲取落地的汗水  
丰盈骨骼的硬度  
站着是一年的希望  
倒下是一季的辉煌  
在风雨中,只为那个季节  
淬炼成金

# 卑微的稗子

一棵稗草  
跻身于稻谷行列里  
吮吸营养慰藉内心的空虚  
却不敢露头  
因为始终长不出一粒粮食  
一双小脚丫在田埂上行走  
满眼的绿色有些迷茫  
男孩子手里捧着几棵稻苗  
稗草挺起腰杆抬起头  
男孩高兴地一把拔掉稗草  
放进地头老牛的嘴里  
稗草在疼痛中感到一身轻松

# 我的北国

金越

# 麦田与鸟

我会记住,城市尽头的麦田。  
稻草人在招呼。一只鸟吹奏金笛,鸟翅声扑棱棱地响起。因为锤打,因为淬火。镰刀,收割土地的肥沃。  
草挣脱羁绊束缚了。枯黄。倒地。  
空旷。没有麦穗的月光。  
倾听鸟鸣,世上最完美的天籁。  
大鸟与露清欢。  
无限大地。兀自仙乐飘飘。  
捧出辽阔,捧出麦穗的孤傲。  
与鸟并肩而呼。我相信收割之后的旷野和辽阔。我要拔净野草,从北再向北,垄沟里摔打汗珠。  
锄不挥汗如雨。  
开垦,开垦,再开垦……  
直到我融化一场雪,迎来春天。

# 云在我身旁

一朵槐花,追逐鸟鸣。  
老枝。瓦檐。  
我梦中的小山坡,冬天雪

盖三层被,瑞雪啊,兆丰年。灶火正旺,从灶窝里飘出来的香,激发我的胃。

田野,阳光有些孤独。生命的底色翻晒了出来。

一碗粥,按照红豆的红,赶赴暮色。

回到云朵,我听到了呜咽的云,积压的大地,一直在战栗。

麦浪没有嗅到,一碗粥飘来的热望。  
我在田埂上和高粱比武,在土堆下和小伙伴斗蟋蟀……时光滑过我的指缝,斑驳的痛告发了我。

倔强的眼神抵挡不住我的稚嫩。

攥着拳头,咬牙切齿,擦干眸子。

和云朵一起犯傻。可是,一夜的雪绞尽脑汁,吹冷了我的田园和那条奔跑的河流。

老枝。瓦檐。越发孤独。我回不去的村庄,是否有一滴露,打翻了今晚的星辰,漫过城市的街角,到处灯火阑珊。

只有我的心,还在云朵上张望。



插画 董昌秋

# 乌斯浑河西岸

(外三首)

王妍丁

去的那天,风很大  
一个人在岸边坐了很久  
乌斯浑河西岸  
有几朵花儿就站在那儿了  
雄赳赳,像英姿勃发的一队女兵  
没有口令,也没有吹响军号  
只有再寻常不过的呼点  
在风中一波波传诵  
像一次迟到的,晚点名

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  
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  
那个呼点她们的指导员23岁  
首长习惯叫她冷云  
而13岁的王惠民  
经常撒娇地喊,大姐

风很硬,河水很冷  
那一夜,她们谁也没睡  
那一夜,她们一直站到日出东方  
那一夜,岸上异常寂静  
那一夜,连最凶残的野兽  
都退却到穴居里  
仰天叹息

那一夜,乌斯浑河  
一道耀眼的闪电,从此铸牢了  
一个民族的雕塑  
不是女神像  
她只是中华儿女共同敬慕  
和追寻的  
姐妹

# 嘉兴南湖

时光从没有空过  
它依然是我们的导师  
总是指给我们一些什么  
从山河大地,我们  
找到粮食、水  
找到做人的  
良心、信仰

尽管有些人,在找到  
信仰以后,又失去了  
作为人的灵魂  
可岁月依旧没有  
舍弃,依旧怀着  
对整个世界的悲悯  
就像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爱的

我爱  
我的出生地  
我也爱,嘉兴  
爱嘉兴,并不是刚刚才爱  
那年,学校组织  
红色旅行,就爱了  
有一首诗,就始于  
嘉兴南湖  
那里曾裹挟着我  
青春的理想  
和父亲的面容

# 穿过万千山水 我依然不带一丝风

我故意,给自己制造了一些声响  
环佩叮当,腰间  
还有几湾流水  
原谅我是一个还俗的女子  
大唐遥远  
我只能想象《诗经》的模样

种桑种麻,我喜欢阳光  
也喜欢,额头的汗水  
喜欢午后藤萝,刚好掩住  
小小的倦意  
我愿意抽出这,间歇的枝条  
刻上最后的名字

你可以忘记,这个下午  
而我,依旧会像从前一样  
用力抱一抱自己  
在离开的一刻,你回不回头  
都没什么关系

穿过万千山水,我依然不带  
一丝风  
大风起兮,可以从左边吹  
也可以从右边吹  
短歌长亭,唯有草木  
惹沉香

# 万丈光芒

一枚渐渐锈掉的铁钉  
风埋藏了它的骨头、青春  
可它还那么的锋利、尖锐

一条渐渐老去的河岸  
干涸吞噬了它的千波、万浪  
可它还是那么的宁静与柔美

夜色斑斓,那些已然和渐渐消逝的  
无论是生命还是我们心底  
常常眷恋的什么  
每当想起它们  
就有一寸一寸的光芒  
打在脸上  
就有一种声响,敲击沉闷的胸膛

我还活着,代替它们  
保持这样一种站姿,一种目光